

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

——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石 泉

前 言

古代的沮水(又写作睢水,音同,通用)和漳水是流经楚郢都和随后的江陵城附近的两条水。春秋时期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所说:“江汉睢(沮)漳,楚之望也。”就反映着当时沮、漳二水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唐、蔡师攻入楚国,楚昭王君臣由郢都逃出后,首先就“涉睢(沮)。”《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沮水,……”《三国志·王基传》(《魏志》卷27)记王基的话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这都说明古代沮、漳二水和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很邻近,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古沮、漳二水的位置,现在流行的说法都认为就是今之沮河、漳河,上游在保康县和南漳县西南境,南流(偏东)入远安、当阳县境,在当阳县东南合流后,称为沮漳河。南流,成为枝江、江陵二县间的界河,最后东转,过江陵城南,在沙市以西,入长江。流行说法还根据古记载,认为古沮水也曾在历史时期流到今枝江县境的江口镇附近入长江。

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较古的史料,特别是齐梁以前的有关记载,来进行核对,就会发现:流行说法的古沮、漳地望,在发源地、水流方向、流过的城邑之方位,以及下游所入之水等方面,都同古记载合不上,存在着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矛盾。

以下,我们就分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些具体考释,看看齐梁以前的古沮、漳,究竟在哪里,它倒底是否今之沮、漳。搞清这个问题,将为进一步探索作为楚文化中心所在的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汉魏六朝江陵城的位置,开辟新的途径。

一 古沮、漳二水的发源地——古荆山、景山地望新解

(一) 古荆山当在今南漳县西北

漳水发源于荆山,这是古今一致的说法,关于古代荆山的位置,《汉书·地理志》(卷28上)说是在南郡临沮县东北。晋以后,定在新城郡沔乡县南^①。临沮、沔乡当在今何处,前人说法颇有出入,(考详后)。反之,倒需要依靠我们考定荆山的地望后,转而推定它们的所在。

唐以后,从《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起,直到清代前期的名著——齐召南所编《水道提纲》(乾隆二十六年成书)为止,一系列的地理记载,除个别外,大都把荆山定在今南漳西北八九十里处^②。《大清一统志》(以下简称《清一统志》)则云在南漳县西八十里,方位小有出入。^③乾隆《襄阳府志》开始把荆山定在今南漳县西南一百五十里处,和今漳水发源地

(在县城南约百里)也还隔了好几十里。并云:“旧志皆误,今按新图考实。”④清末以来的图籍则多据此说。⑤

我们可以相信清人经过实地调查的说法较接近于今天的地理情况。但是唐以来的记载却也不容轻易否定。荆山是古之名山,汉魏六朝人的诗文中屡有记载⑥。唐初并曾在此设过荆山县,到开元十八年,才併入南漳县⑦。所以《元和志》等的记载,(而且关于山的险峻,还有一些具体描述)应该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我们现在要考定古代荆山究应在今南漳西北抑西南,应该首先用齐梁以前的有关古记载来印证一下。

《续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新校点本《后汉书·志》第二十二,殿本《后汉书》卷32)荆州南郡“临沮。侯国,有荆山”下,刘昭(梁武帝时人)补注引《南都赋注》云:“汉水至荆山东,别流为沧浪之水。”《水经注·沔水篇》引《地说》云:“(沔)水出荆山东,南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沧浪之水即今襄阳县以西,上至均县、老河口一带的汉水河段之别称,这是一般都同意的⑧。荆山而接近这里的汉水,则其必在南漳西北而不能远在县西南,否则《南都赋注》及《地说》的这两段古记载就无法解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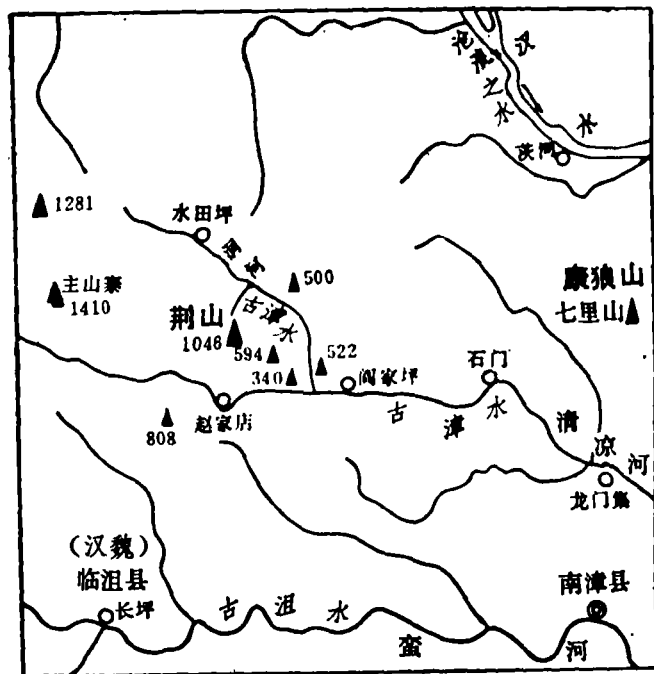
《水经注·沔水篇》“夷水”条云:“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中庐县故地当在今襄阳县西南、南漳东北境一带,这是流行说法也承认的⑨。康狼山当为今南漳县北五十里、接近襄阳县界的七里山,考详另文⑩。这里只想初步指出:在中庐县界的康狼山而与荆山相邻,又适足以证荆山之当在今南漳西北境,而不能偏南,并与上引《南都赋注》,《地说》相合。

古荆山如果是位于今南漳西北,则发源于此的古代漳水就只能是今蛮河北面的最大支流清凉河(又名王家河)。关于这点,前人已有提到的。齐召南《水道提纲》就曾明确指出:

“《禹贡》荆州之荆山在(南漳)县西北八十里,漳水之所出,即今清凉河也。……”(卷13,入江巨川三,汉水,“蛮河”下,原注。)

乾隆《襄阳府志》说清凉河发源于南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的西溪洞,又名老龙洞。同治《南漳县志》、光绪《襄阳府志》等皆沿袭其说⑪。但同治《南漳县志》于具体描述县内交通路线时,则云县西北路经龙门集、阎家坪至西溪洞(老龙洞)共只九十里⑫。民国《南漳县志》据实地调查及明人的专题记载,亦云在县西北九十里⑬。从较详细的地形图上可以看到,在这里(水田坪南,赵家店北)正有一座大山,海拔1046米,高度超过附近诸山。有的地图上称之为黄界山。此山的东南北三面诸山都低矮得多,只西面(偏北)稍远处,始有更高的山。所以,从东南方远望,此山是较近的一座最突出的主峰,而又同《元和志》等所记荆山方位,以及“三面险绝,惟东南一隅才通人径”(见上引《元和志》)的特征,都大致相符。老龙洞就在此山北麓。今清凉河上源之一,也在这里,称为“西溪”。上引民国《南漳县志》中载明人周绍稷《重修斜溪寺记》一文中,对西溪洞(老龙洞)的位置已有很清楚的记载。这里的龙王庙是个历史悠久的、自南宋以来就已著名的有“灵异”的地方。据此,《府志》所谓西溪洞(老龙洞)在南漳县西北140里之说实误。但也应指出,现在的清凉河最远的水源还在今南漳、谷城二县交界处的主山附近⑭,比《元和志》等所记荆山与南漳间里数多几十里。这可能是由于古人对西面深山中更远的上源不很清楚,因而就以比较著名而又较近的古荆山(今黄界山)西溪洞所出之水作为古漳水的主源了。

总之,无论如何,古荆山与漳水源当不出今南漳西北境。《元和志》以来,直到《水道提纲》的一系列有关古荆山位置的记载,应基本上可信。古荆山的今址及其周围的一些山川城



镇(今地名)大致如左图:

乾隆《襄阳府志》之所以要把古荆山的位置南移,看来主要由于坚信古漳水即今漳河,另一方面却又知道今之漳河是发源于南漳县南一百里处,与县西北的古荆山位置相距太远,因而不能符合漳水出荆山的古记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就武断地认为“旧志皆误”,并根据他的“新图”来“考实”,以致反而更加失真了。

(二) 古景山(房陵东山、发阿山、雁塞山)当在今保康县东,近南漳谷城县界的三尖山

我们再考察一下古沮水的发源地。

《汉书·地理志》(卷28上)汉中郡“房陵”县原注说沮水发源于县境的东山,晋人杜预、郭璞则说是发源于当

时的新城郡昌魏县东南的发阿山⑮;《山海经·中山经》及盛弘之《荆州记》(刘宋前期成书)则认为是发源于“荆山之首”的景山⑯;《水经注·沮水篇》(卷32)则总其大成,把几个说法统一起来,认为只是名称的不同。

这座山的所在,可以从它与荆山的距离和彼此的相对方位推知。《山海经·中山经》云:“荆山之首曰景山,……东北百里曰荆山。”《水经注·漳水篇》(卷32)云:“荆山在景山东百余里……”据此,再结合《水经注·沮水篇》所记沮水上游基本上是东南流向,并对照现在的地形图及上考的古荆山位置和附近一带诸河流上游的流向,可知景山应在荆山西偏南,大致相当于今南漳县正西,保康县东偏南,谷城、南漳、保康三县交界处的三尖山(在保康境内,海拔1580米,是这一带的最高峰)。保康也正位于汉房陵县东境。隋唐时,为永清县地⑰。《隋书·地理志》及《元和志》于县下并有沮水出于县境的记载。⑱

这里还可举出有力旁证。盛弘之《荆州记》关于景山有这样两条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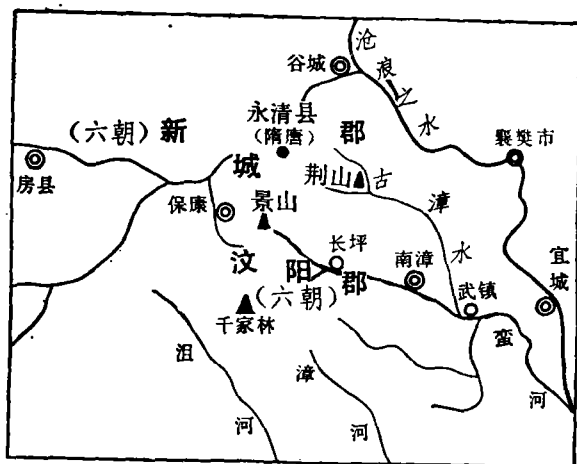
“景山在上洛县西南二百里,东与荆山连接,有沮水源出焉。其山一名雁浮山。荆山之首曰景山。雁南翔北归,徧经其上。土人由兹改名为雁山,又为雁塞山。”(见《太平御览》,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宋本,页238,卷49,地部十四,西楚南越诸山,“景山”条引。)

“雁塞北接梁州汶阳郡。其间东西岭,属天无际,云飞风翥,望崖回翼。唯一处为下。朔雁达塞,矫翮裁度,故名雁塞,同于雁门。”(见徐坚《初学记》,1962年中华书局排印本第三册,页734,卷30鸟部,雁第七,事对,“过云梦,渡塞门”条引。)

上洛县当为《宋书·州郡志》雍州南上洛郡之上洛县⑲。其故址已不可确考。汶阳郡见于《水经注·沮水篇》(卷32),郡境位于古沮水上游。沮水发源地景山就在沮阳县(属汶阳郡)西北。《宋书·州郡志》亦有汶阳郡原属梁州,元嘉十一年改属荆州的记载,与上引《荆州记》合;属县有沮阳、沮阳、高安三县,亦与《水经注》合⑳。据《清一统志》记载,在今南漳县西一百里

有汶阳洞，并云：“古汶阳郡以此得名”②。这与上考汶阳郡的位置正合。汶阳郡城，据《水经注·沮水篇》所记，在沮阳县东南之沮水滨。今之沮河上游则流过南漳县西南境，在县城西南三百里外③。视此，汶阳郡自不可能在今之沮河滨，而只能是在县西之今蛮河上游的汶阳洞一带，亦即今南漳西境与保康东境。雁塞山北接此郡，就正在今保康县东南的蛮河正源附近，同上考景山位置又正相合。

流行说法把古景山定在今湖北房县西南二百里处④，这是错误的。从任何一本地形图上都可看出：今房县（是汉代房陵县的西境）一带的地势只有使水道往东北流到今谷城县入汉水之路，绝无往东南流的可能。只有在今保康县东南，接近南漳西境处，才有东南流的水道，才与上考古景山方位相合。上引《元和志》其实已说得很清楚：景山是在永清县西南，而永清县故城，据《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所记，则位于房陵县以东一百一十里处⑤，即今保康县东境。流行说法



法由于误解《寰宇记》关于景山位置的记载，⑤以致把景山的所在，西移了三百多里，于是就弄得全无是处了。其实，连现在的沮河源也都只在保康县南境，而非在房县境，其北源（现名歇马河）就在今蛮河源（《水道提纲》亦称此为歇马河）以西不远处。⑥所以，作为沮水源的景山绝不可能在今房县西南，它只能在今保康（古永清）县境，亦即汉代房陵东境。

二 地形和流向决定了古沮、漳二水必然入汉，即今蛮河流域， 在文献中，也有不少印证

古沮、漳二水发源地既都在今保康县城东南和南漳西北的山区，那么，我们从现在的地形图上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两条水只可能向东（偏南）流，在今宜城县南境入汉水，因为在南漳和保康城以南都是山地，由此往东，在今宜城、荆门两县之间也有山。古沮漳二水从发源之后，就根本不可能有南流入长江之路。关于这点，我们在较古的文献记载中也可找到一系列的有力印证。

首先是关于水流的方向，汉朝人如班固、许慎，应劭都说沮水是“东入江”⑦。漳水，班固也说是由临沮“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山海经》和《水经注》的经文则说二水都是东南流，漳注于沮，沮注于江⑧，魏晋以后，杜预、郭璞也都说是东南流⑨。这些记载和我们以上所考的流向——向东（偏南）流——都是符合的。今本《水经注》的注文记沮水流向也是东南流；但记漳水则主要是南流，入于沮，与上引诸书不相符，而且漳水篇这段所记三国时关羽败没的有关城邑（当阳、麦城、漳乡）方位，又与《三国志》吕蒙等传以及上引其他较可靠记载直接矛盾。就在本篇中，自相矛盾之处也不少（考详后文）。《水经注》曾被后人严重窜乱，很可能这也是其中之一例⑩。本身既已非本来面目，自不能据以推翻上引诸古记载。

现在流入长江的沮、漳二水则基本上是向南流，与上引各古记载（尤其是汉代记载）颇难

相合。沮水流向，还稍由南偏东，勉强可与魏晋以后的记载相遇，但如果是在今枝江县附近入江而非在江陵的话。（六朝诸记载都说沮水于枝江县境入江，而枝江，按唐以来的流行说法，被认为即在今枝江县境，⑩）则下游又全成南流，且稍偏西，就又无法讲得通了。

其次，在古代地理书中也还保存着一些关于古沮、漳二水流入汉江的明显记载。《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县下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卷28上）。《山海经·中山经》（卷5）“中次八经”云：“……睢（沮）水……东南流，注于江。”但唐初李善注昭明《文选》时所依据的《山海经》此段，却在“江”字前面多一“沔”字。⑪最明确的记载莫过于《元和志》。其卷21房州永清县“沮水”条云：“沮水出县西南景山，东南入于汉江。《左传》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这三条不谋而合的记载，当必各有其渊源。这就更为加强了前面所考的古沮、漳二水必然入汉的证据。

但是这里必须回答一个容易发生的疑问：更多的古记载都说沮、漳二水是“入江”，又该如何解释？关于这点，我们首先必须打破过去的一种成说，即认为古代的“江”字专指今之长江。事实上并不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拙作《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和《关于“江”和“长江”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问题》二文中已有详考⑫，请参阅。这里仅就汉水也有“江”称，举例说明如下：

《史记·周本纪》（卷4）：“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昭王南征，死于汉水上，这是古今皆无分歧的看法，但《史记》却称为“江上”。

《三国志·关羽传》（《蜀志》卷6）：“先主（刘备）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这里由樊城南渡的“江”，显然也是指汉水，而非指长江。

《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郡“襄阳”县下，刘昭补注引《荆州记》曰：“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这里所说“从襄阳渡江”，显然又是指汉水。

到唐代，也还有称汉水为“大江”的。《舆地纪胜》卷84京西南路，郢州“风俗形胜”栏，引唐郢州刺史崔耿所作《天王堂记》云：“今郢之理，古石城戍也。郡跨大江之东，……”唐代郢州治长寿县，即今湖北钟祥县城所在，正位于汉水东岸，但却被称为“大江之东”。

以上诸例都证明汉水亦称“江”。因此，前引诸书所记沮、漳二水“入江”，与此二水入汉的记载实际上并不矛盾。

如上所考，古沮、漳二水是发源于今南漳以西的保康县东南境与南漳西北境的山区，东（偏南）流，于今宜城县南境入汉水，那么，随便对照一本地形图，就可发现其正相当于今之蛮河流域。这是地形规定的了，出不了这个范围。

由宋至清的近古文献中，我们也还能找到不少指今蛮河是古沮漳的记载。例如：

（一）南宋中期成书的《舆地纪胜》卷78荆湖北路荆门军“风俗形胜”栏引《晏公类要》（北宋晏殊著）云：“北抗沮川”。宋荆门军治长林，在今荆门县治或县北⑬今沮河则远在荆门县以西，不在北面。这里说荆门军“北抗沮川”，就只能是指数今荆门县北面的蛮河。

（二）同治《保康县志新纂》卷首，“图说”云：“千家林右水与花园坪诸水出南漳之武安堰”句下原注云：“即古沮水”。千家林在保康县南（偏东）六十里，是一座“层峦叠嶂，结成巨岭……”的大山，⑭亦见于今地图。其主峰海拔1767米。由这里东通花园坪以至南漳县东境武安堰之水，只能是蛮河及其南源，而《县志》却称之为“古沮水”，说明直到近代，当地人还知

道今蛮河上源是古沮水源。

(三) 1961年九月八日《湖北日报》载《南漳访问记之二——人民公社的功勋》一文中，着重介绍了临沮公社的成绩。这个以“临沮”为名的公社，据报导，是“位于南漳武安镇西十余里。”公社之下，有个“临沮岗大队”，其位置是“紧靠蛮河”。我们在较详细的湖北分县详图上也可找到这个“临沮”。顾名思义，“临沮”之名，当近沮水，但它却出现在今蛮河边。这就透露给我们：今蛮河在古代当曾有“沮水”之称。

(四) 据1952年南漳人民文化馆汪长瑜同志填报的《湖北省襄阳专区南漳县名胜古迹调查表》“水镜庄”一栏云：“所在地点：南漳城关镇，洞坪街。……环境及其地势概述：南依玉溪山麓，依山洞修筑。北面临沮水，东西群山相连。……备考：又名白马洞。”（原件存湖北省博物馆）我们对照一下现在的详细地图就可看到：洞坪街在南漳县城西南，与县城隔蛮河相望。东北方近蛮河处（正对县城）为白马洞，玉溪（筓）山在洞坪东南（参阅右图）。则调查表中的“北临沮水”就是北临今蛮河，说明直到1952年时，“沮水”之名仍在当地群众中与蛮河并用。



(五)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2，湖广一，“全省图经”云：“从郢城（原注：“今宜城县”）逾漳，入于荆门，……”这里所记从宜城到荆门之间所越过的“漳”水，显然只能是指今蛮河下游。称为漳水，当与古之沮漳有渊源。按照中国水道命名的古老传统，二水合流之后，可以“互受通称”，所以古沮漳合流之后，既可称“沮”，亦可名“漳”，这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六) 乾隆《襄阳府志》卷4，山川，宜城县“蛮河”条末云：“……是水从南漳来。土人讹称漳水，非也。”《府志》断定当地人民把蛮河称为漳水是讹误而加以否定，但这却正可以反证：直到乾隆年间，蛮河在当地的俗称，仍是漳水。

(七) 陶澍《蜀輶日记》记其于嘉庆十五年由四川经江陵北行，过宜城、襄阳回京的旅途情况，也有关于这条“漳水”的记载云：

“（十月）二十六日，晨霁，（由荆门州北一百二十里之丽阳驿北行）五十里，渡漳水，水从南漳山中来，东流至倒口入汉。按：漳水出南漳之荆山，……南流，合沮入江。此处之漳，盖其别出者尔。登岸，食新店，宜城地。四十里，宿宜城。……”（光绪七年刊本，卷4，页16下—17上）。

陶澍经过的这条漳水，毫无疑问，就是今之蛮河，亦即上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襄阳府志》所记之漳水，这从它东流至倒口入汉，渡水至新店，北去宜城四十里，皆可确证。但他是匆匆路过，没有联系到蛮河，（或竟不知蛮河之名？）于是就因名称相同而设想是今“漳水之别出者”。这当然是误解。今之沮、漳与蛮河流域隔有重山，不可能“别出”至此。

(八) 前引齐召南《水道提纲》也向我们提供了线索，其卷13“入江巨川”的“汉水”部分云：

“汉水……又东南百里为蛮河，西北自南漳县合歇马、清凉二河，东南流，来注之。”

（原注：“荆山在县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即今清凉河也。论源流，则歇马河较长。”卷13）这段引文的原注详叙歇马、清凉二河之源流，及合流为蛮河后，东入汉水所经之地。总之，至少也认为蛮河上游北面的重要支流之一，为古漳水。

(九) 同治《宜城县志》卷1上，方輿志，山川，“蛮水”条云：“蛮水入县境，去城西四十

里,地名中家嘴。……古沮漳地。”这里把宜城县境的蛮河流域称为“古沮漳地”,当有所本。这同上述引诸条记载及其考释,也正可印证。

综上所述,似可认为:古沮漳二水实即今之蛮河流域,而非今之沮漳。

(未完,下期续载)

注释:

① 参阅《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山海经》卷5、中山经,中次八经,“荆山”条,郭璞注;及《水经注》卷32,漳水篇。

② 参阅《元和志》卷21,山南道二,襄州南漳县“荆山”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82,京西南路襄阳府景物上,“荆山”;《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修,万寿堂刊本)卷60,页24上,湖广襄阳府山川,“荆山”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南漳县“荆山”条;《湖广通志》(雍正刊本)卷10,页100上,山川志,襄阳府南漳县“荆山”条;《水道提纲》卷13,入江巨川三,“汉水”蛮河部分原注。以上诸书皆称荆山在南漳县西北八十里。其他明清记载多与此同,不赘举。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2,湖广一,“襄阳府”内,则称荆山在南漳西北七十余里。同治《南漳县志》及民国《南漳县志》又有在县西北九十里之记载,说详后文,并请参阅注⑬、⑭。此外,南宋初年,伪齐阜昌七年石刻《禹迹图》上的荆山方位也是画在襄阳西南,今南漳西北,而非偏南。(原图缩印拓本见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印本,附图二。原石刻现存西安碑林。只有明代中期成书的《天顺襄阳郡志》卷1,页25上,南漳县“荆山”条说是“在县西南三百里。”方位与近世流行说法同,但里数又相差很大。今不取。

③ 参阅《大清一统志》(乾隆本。经核对,嘉庆重修本之内地各省所记基本上与此本同。以下所注卷目皆据乾隆本,简称“乾隆《一统志》。”)卷270,湖北襄阳府山川,“荆山”条。泉按:《清一统志》可能是据《括地志》(唐初成书)所云,“荆山在襄州荆山县西八十里”(见《史记》卷2夏本纪中张守节《正义》所引),从而把荆山定在南漳县西八十里。但《旧唐书》卷39地理志,襄州南漳县下,明言荆山县是唐初由南漳分立的。至开元十八年,又“省荆山,移治于南漳故城。”(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不另注。)可见荆山县与南漳县位置并非一地,未可据《括地志》而定荆山在今南漳县正西八十里。

④ 参阅《襄阳府志》(乾隆25年刊本,知府陈搏主编)卷4,页29上一下,山川,南漳县,“荆山”、“漳水”条。

⑤ 参阅《南漳县志》(同治四年刊本)卷4,页4上一下,山川,“荆山”条,页9下—10上,漳水条;民国十一年重修本《南漳县志》(襄阳宝汇堂实印本)卷2,页3上,舆地二,荆山正幹,“基隆山”;卷三,页18下,舆地三,“漳水”;及卷1,页2上,舆地一所绘地图。至于现在的地形图更是把荆山移至南漳县城以南更远处,与今漳水发源地接近了,但也更与古代荆山在南漳西北的记载合不上了。

⑥ 例如王粲《登楼赋》所写:“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鲍照《春早登荆山》诗;江淹《望荆山》诗,皆足证。参阅《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之《王侍中集》、《鲍参军集》、《江醴陵集》。《登楼赋》另见《文选》(梁肖统编卷11。《水经注》卷32漳水篇也有:“虽群峰兢举而荆山独秀”的描述。

⑦ 参阅《唐六典》(日本近卫公府藏明版)卷3,页5下,户部,“荆山”下注;《旧唐书》卷39,地理志,山南东道襄州南漳县;或《新唐书》卷40地理志,襄州襄阳郡南漳县下注。

⑧ 参阅《水经注》卷28沔水篇“沧浪之水”条;《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襄阳府均州“汉江”条。

⑨ 《元和志》卷21,襄州“义清县”条云:“……东北至州(襄阳)五十八里。本汉中之县地也。……中庐故县在北二十里。……”。《方舆纪要》则云,中庐城在今南漳县东北五十里。乾隆《一统志》则于卷270“襄阳府表”中,列古中庐县于南漳县栏;但于同卷古迹“中庐故城”条又云在襄阳西南,类此之例尚多,不赘举。吴庆焘《襄阳沿革略》(光绪32年《襄阳四略》本)页2下,“中庐”条则云,二说似异而同。总之,都认为中庐县境在今襄阳、南漳间。

⑩ 拙作《古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邛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鄢都,汉宜城县》(油印稿,已于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提出)有详考。

⑪ 参阅乾隆《襄阳府志》卷4,页36下,山川,南漳县“清凉河”条;同治《南漳县志》卷4,页13下,山川,“清凉河”条;又页16下,“西溪洞”条;光绪《襄阳府志》卷2,页38上,舆地二,山川,南漳县“清凉河”条。

⑫ 参阅同治《南漳县志》卷3、页8下—10上,疆域,附“四至八到”之“方舆纪略”西北路所记。

⑬ 参阅民国《南漳县志》卷1, 页8下, 舆地志一, 疆域, “县北达谷城路”栏, “龙门集”下原注; 卷5, 页8上, 建置志一, 祠祀, “斜溪庙”条原注引明人周绍稷作《重修斜溪寺记》。

⑭ 民国《南漳县志》对清凉河源流记述较详, 参阅卷3, 页8下, 舆地志三, 水道, “清凉河”条。

⑮ 杜预《春秋释例》卷7土地名, 水名, “定四年睢”条云: “出新城昌魏县东南发河山; 《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则仅云: “睢(沮)水出新城昌魏县”; 而孔颖达《左传》《正义》引《土地名》则比《释例》少一“东”字, 只作“……昌魏县南……”; 《水经注》卷32沮水篇引“杜预云”, 则只说是“水出新城郡西南之发阿山。”《山海经》卷5中山经, 中次八经, “景山”下, 郭璞注则云: “今睢水出新城魏县东南发阿山”。今从《释例》及郭注。“阿”、“河”形似, 当是字误。未知孰是。今暂作“阿”。

⑯ 参阅上条所引《山海经》; 及《续汉书·郡国志》(殷本《后汉书》卷32)荆州南郡“临沮, 侯国。有荆山”句下, 刘昭补注引《荆州记》。据清人曹元忠辑本盛弘之《荆州记》叙言所考, 书成于宋文帝元嘉十四年。

⑰ 参阅《元和志》卷21, 房州“永清县”条; 乐史《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卷143, 房州房陵县“废永清县”条。民国《湖北通志》(商务印书馆影印民国十年刊本)页333, 卷5, 舆地志五, 沿革二, “保康县”条。

⑱ 参阅《隋书》卷29, 地理志, 房陵郡“永清”县原注; 《元和志》卷21, 房州永清县“沮水”条。

⑲ 参阅《宋书》卷37, 州郡志, 雍州“南上洛太守”条。同卷, 梁州亦有南上洛郡, 领上洛等县, 云: “侨寄魏兴”。魏兴郡约在今陕东南、鄂西北边境地带, 距离古沮水源过远。南雍州(在今襄阳一带)则较近。故《荆州记》所云上洛县当为雍州境内者。

⑳ 参阅《宋书》卷37州郡志, 荆州“汶阳太守”条。

㉑ 参阅乾隆《一统志》卷270, 湖北襄阳府山川, “汶阳洞”原注。以后之光绪《襄阳府志》及同治、民国两《南漳县志》皆引录。

㉒ 参阅乾隆《襄阳府志》卷4, 山川, 南漳县“沮水”条; 同治《南漳县志》卷4, 山川, “沮水”条同。

㉓ 参阅《寰宇记》卷143房州房陵县“景山”条; 《方輿纪要》卷79湖广五, 郧阳府房县“景山”条。

㉔ 同注⑲所引《寰宇记》。

㉕ 《寰宇记》卷143, 房州房陵县下附有“废永清县”及原属永清县的景山、筑水、粉水、粉城四条。“景山”条云: “在县西南二百里”, 是指在永清县西南, 与《元和志》所记同, 后人不察, 误以是在房县西南二百里, 辗转讹传, 以至今。

㉖ 参阅民国《南漳县志》卷3舆地志三, 水道, “沮水”条引《湖北舆地记》。《南漳县志》由于今沮河上源亦名歇马河而怀疑上引《水道提纲》所云蛮河正源为歇马河有误。(见《县志》卷3“清凉河”条按语)。泉按: 这未必是《水道提纲》之误。古代山川城邑名称多随人迁徙, 因而往往形成二水相邻同名的现象, 例如: 今陕、甘两省之东、西两汉水, 山东省之沂水、汶水等, 都是如此。(请参阅今地图及《水经注》卷20漳水篇, 卷27沔水篇; 卷25泗水篇沂水条, 及沂水篇; 卷24, 26两汶水篇。蛮河(古沮水)与沮河上游同名歇马河, 当亦类此。

㉗ 参阅《汉书》卷28上, 地理志, 汉中郡房陵县下原注; 又, 南郡临沮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 许慎《说文解字》卷11上, 水部, “沮”字下原注。

㉘ 参阅《山海经》卷5, 中山经, 中次八经, “景山”与“荆山”两条; 《水经注》卷32沮水及漳水二篇。

㉙ 参阅杜预《春秋释例》卷7, 土地名, “宣四年, 漳滏”条; “定四年”, “睢(沮)”条; 及《山海经》(卷页同注㉘)。

㉚ 参阅注㉘所引《水经注》。杨守敬对于这段《水经注·漳水篇》内驳《汉书·地理志》漳水入阳水之说, 即曾致疑云: “郦氏墨守班书, 惟此独悍然驳之。疑是后人臆入。”(见《晦明轩稿》页70下, 《沮漳水考》一文。

㉛ 参阅乾隆《一统志》卷268, 荆州府古迹, “枝江故城”条, 诸书例多, 不赘举。

㉜ 见《文选》卷12, 郭景纯(璞)《江赋》“汲引沮漳”句下, 李善注引《山海经》。据此可知李善所见唐初之本, 还是写着沮水入沔江的。另请参阅杨守敬《沮漳水考》(见《晦明轩稿》上册)。

㉝ 见《文史》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六月出版); 《地名知识》1981年第二、三期。

㉞ 参阅《方輿纪要》卷77湖广三, 安陆府荆门州“长林废县”及“荆门城”条; 乾隆《一统志》卷266安陆府建置沿革“荆门州”条; 古迹“长宁故城”、“长林故城”条。

㉟ 见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道光二年刊本, 卷7, 险要下。同治《保康县志新纂》卷1, 地舆志“疆域”也转引此段, 但未注出处。